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三

建炎時政記事

臣綱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爲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爰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如何哉然臣志廣材踈學識荒淺徒有憂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繞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

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自去
魏闕七更歲華荐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
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臣
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
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輒廢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極意追
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訓勅則銘
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
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著于篇至於日辰有不能省記
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
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臣千冒

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臣網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時政記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
一 日止十二日

六月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臣當
晚赴內閣起居叙致謝恩訖力具奏陳材能淺薄不敢當
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臣未到行
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
昌爲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爲金人之所不喜宜置
之閑地不當爲相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
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

人所惡不當爲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難察此然臣絲力薄材實不足以勝重任因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

趙都堂治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訖臣留身再具奏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嘗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羨之臣常慕其爲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儻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

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為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偽命大略謂

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偽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而又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略謂上新即大位宜益脩德以感天人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俟詳觀有當

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仲琮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正事加食邑伍百戶食實封貳百戶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檢校少保仍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壹阡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寧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儂可特授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宇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

劄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脩治京城祇備車駕選闕謁款宗廟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置將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赦惡逆已行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仰黷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

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
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
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
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
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奉使
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
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
且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餘日虜虜
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
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追勸王之

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
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况邦昌已僭
竊之罪宜如何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
崇僭逆之臣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
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
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
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
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
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
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

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邦昌僭逆

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譚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僞命臣僚劄子上宣諭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徃徃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詔罵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徃返數四京師人

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保結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速疾取勘候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特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宮觀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涕泣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

謝曰陛下英睿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臣退批旨登聞檢鼓院建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察官職守今後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封尹孫竢除應天尹權邦彥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差知廣州唐慈差知荆南府王以寧差知鼎州六月五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爲朝

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
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額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
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
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
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儻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
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今日
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
制使司委臣以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
奉聖旨以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
府趙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

安縣揮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敖
轉一官除秘閣脩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
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
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
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逗遛不進故也六
月六日內降手詔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
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洪惟祖宗膺
受天命覆育涵養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
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
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欺師待以

不疑隨其姦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
既遷六宮皆從迨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禍故
之臻亦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憂辱於虜
廷潤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
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于艱難以致安于宗社
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
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加憫當厚與撫循
賦歛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間
虜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
爲姦乘時措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

刑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
徃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黜姦
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寧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
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夷狄當協
力以相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
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躋歟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傳墨卿除禮部尚書郭三
益除刑部尚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禮部侍郎董
耘兵部侍郎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珏除中書舍
人曾開復侍制知潭州吳巖夫除光祿卿辛丙除左司員

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謫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僞命故也六月八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姦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

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闕略以責後效惟王宗濬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質罷太常少卿主管亳州明道宮莫砥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程瑀除司封郎官余應求除考功郎官陶愷除度支郎官鮑輝除兵部郎官滕庾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程邁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六月九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
特賜謚劉幹能死節不為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大夫特
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揚時晁說之並令乘逸馬發來赴
行在吳并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
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時雍高州
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新政之初應干
指揮內外官司各當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虔奉尚慮流俗
玩習將為虛文顧避懷姦推行城裂或因事剝下背分自
營肆為搔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犯人重寘典
憲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照遠差知河南府兼西道都

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除司農少卿吳給除左司郎官
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周格除京東
西路提刑謝貺除京西北路提刑李西美除荆湖北路提
刑並填見闕

建炎時政記中

起建炎元年六月
十三日止六月終

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夤御多方
置大噐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于邦以圖天下之逸儉
于家以資天下之豐懍乎負荷之難惕若繼承之重膺受
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既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

火見協長夏赫育之辰玉裕淵清稟璿源英秀之氣寔廟
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聖覆育之慈以係
四海愛戴之望循攷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
多難敢忘敷慶宜覃曠蕩之澤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
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鬪殺
並爲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
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賊不赦內枉法自
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
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
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應舊係籍及上書

入朝廷累降指揮撫舉叙復至今經隔年月尚未結絕宜
並給還元帶官職贈謚碑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
元初指揮其未責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
亦令吏部刑部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應靖康元年邊事後
來文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令不從所乞內有身亡之人
特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曾
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所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恩應
士庶投獻章疏見委官者詳如有利害灼然可採令者詳
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爲激勸勘會科舉之
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材之士何由而出可講

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著為近政乃令禮部疾速條畫
聞奏緣已降指揮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今來日
已逼近難以遷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諸路解發材武
人并錫慶院材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越試不及之人兼慮
遺材仰經禮部投狀勘驗名實當議特與別行收試具合
格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推恩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廢
之人並特與原復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材選
用應諸路有材勇謀略之人衆所推伏或曾經戰陣得功
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解發赴行在御營使司當
議量材錄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復州縣

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詣實保
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帥府已結為遣回
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已
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聞奏當議
特與推恩應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州縣先
次寄納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趁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
赦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
收管仍給沿路口券其因沿路失於譏察致散漫劫掠良
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便依軍法務要整肅
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得沿路

不曾作過令元發處具統制統領等官職位姓名保明申
尚書省取旨推恩今日已後或失鈐束部轄亦當重行黜
責昨太原貞定等處州郡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
官等有能竭節戰守遂致陷歿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
撫家屬內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爲將士殉國用命之
勸近緣軍興應召募民兵義兵統領之人多是虜掠良民
強黥其面共肆劫奪念非本心理宜優恤近雖已有放散
歸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
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榜
文曉諭訪聞昨因金人收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

有失業逃避人徃徃被官兵人等不爲辨驗復爲驅領隨
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滿不
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因京城失
守死節守禦戰歿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壁統制官保明
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逗遛行遣致死事之
家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
勘會近降赦恩軍人丁夫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
金人所至失業鬻聚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
人并今赦到日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
依已降指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

踰城外道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尚恐懼罪未敢出
首限赦書到一月內許於所在州軍自陳仍仰逐州給在
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舊收管如
尚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收管人數申樞
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領往出戰自效者限赦書到一月
日內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
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
與獎擢應緣金人并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
已降指揮立限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之人可限
今赦到半月內許歸舊任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

會請實因依保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
臣昨已降指揮立限赴部公叅違限不赴者並特勒停如
有似此未曾公叅之人特與免罪許再限一月叅部依條
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叅復罪如初應歿於王事之人累降
指揮令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不體國以詔旨爲虛
文致死事之家終不霑恩無激勸之義自今仰本家自陳
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
推恩如違人吏重行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
逐路昨因夏賊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
不通未經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具實立功并亡

失將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管漏落應昨緣軍興諸
色人支借過官馬除實因戰鬪亡失與免備償併見差出
許乘騎外其餘合回納者限一月於所在官司送納如出
限隱藏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軍興遺弃器甲
頭刃之類並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阡件以上令逐路憲
司保明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或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
憲司相度等第支賜百日外不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
名數並令如法編揀排架內斷鍊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
置修整仍先具拘收修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
因軍興前後民間勸借獻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

會稽書填告命給還尚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
限外未經推恩給告之人許往尚書省陳訴如有照據
文字當議依格書填給降勅非緣金人入寇應官觀寺
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無搔擾陪費可在京委鴻
臚寺在外委轉運司保明實實之數聞奏當議特與給降
度牒勸會近降赦恩非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
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勘給如敢稽違許經開封
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却有
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等並與一併勘支應河北
河東守臣親屬差往逐州幹辦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

京或寄寓他郡關人照管恐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
支賜銀絹五十疋兩其幹辦口回日陞擢應百姓昨緣投
充敢勇效用因出戰陷歿其家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
司多方存恤無令失所應出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常
切存撫無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因潰散人兵及盜賊
燒劫屋業之家特與放免今年夏料屋稅內被殺或逃避
止有婦人小兒貧乏不能自存者仰所屬抄劄依災傷七
分法賑給施行仍多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
舍宅房節寺觀如近經兵火燒燬合行脩蓋往別州縣計
直竹木之類者於所屬給據免抽稅仍不許
民去處與免抽稅仍不許

官司拘截使用如違許人戶越訴勘會昨因金人取索人
口開封府差捉事使臣火下寺追捉訪聞內有婦人多被
使臣火下百端逼脅致畏避殺遣願歸使臣火下等家藏
住取養之人事同強掠可限一月許令犯人及本家人力
女便經官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限滿不首復罪
如初隣人并地分巡察使臣火下不覺舉減犯人罪三等
不知情又減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臺密行覺察應逃亡
罪人見今監錮父母妻男骨肉收捉者除係兇惡不原赦
賊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犯雜合備償并先以官錢代充
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催還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名下

均攤填納者並特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公庫
等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及過往客旅僧道等爲害甚大
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重行黜責應陂湖塘濼
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課額後因官司措置初立課利
去處仰監司契勘悉行罷免依舊許民戶採取如見係豪
強占據仰所屬州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
京師物價未平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艱食除開封
府見依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下仰
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具合用數申留
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令人戶

輸納租課實爲搔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詣實常切覺察
不得因前妄有搔擾應諸路漢蕃弓箭手合該承襲之人
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陳乞致出遠日限者候赦
書到日限百日經所屬自陳許令依條承襲近降赦文神
霄宮罷舍屋雜物錢糧田產拘收具數申尚書省及已降
指揮江寧府神霄宮元係保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
州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係投子山寺
院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元係古寺改建者令本州
開具申尚書省勅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
係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是勑塑即迎赴慶觀勘會合拘

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並令轉運司拘收應付省計及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跡如泗州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額封椿錢物及收租錢廢監省費錢死馬肉贓錢不堪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以假故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人民戶合有整會事理不無阻節及勘會素有指揮應覃恩轉官及叙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壓未了文字並令東京取

會上鈔等其曹部官徃徃推沮不爲施行致使士民徃回道路良爲勞苦自今東京官司須管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守行遣不管依前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屬不切奉行但爲虛文致民戶陳訴當議重寘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於戲飛龍協時體黃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蒼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

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座赦書不曾該
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州縣勤王之師至是得旨該載
故於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師指揮爲詳是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來
赴行在李復陞職一等差知秦州趙明誠發來赴行在鄭
驤除直秘閣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內降勅書一道勅河
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
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
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
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

內禪海內欣戴日俟治康而暮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毒
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隳危既盡取玉帛女子公私
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劫遷二聖中宮洎皇族尊幼中外媼
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第受命總師臣民推
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
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
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犬羊之衆敢
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
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
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

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
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鑿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
割哉已命遣師以爲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
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
炎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
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
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
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
無窮之聞不其趨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

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
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
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
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
城將佐又命推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
命降見錢鈔參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
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網河東
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也於是兩路
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
守諸郡者往往相遺六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汪伯彥除

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張慤到行在
今日下供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察章疏
論受僞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
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
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六月某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沿河置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
各有地分以爲斥候進呈臣察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爲
宣撫副使逃入川陝錢蓋爲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許亢
總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彥質
責受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降官分司高亢編管海外

州軍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上欲謀變知軍李定通判
韓璠以便宜誅之而待罪魚謂其擅殺爲非是臣奏曰淵
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
百自穎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
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捷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
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
賞上以臣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尹王
襄罷大名尹徐處仁薨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澤
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克除待制知大
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劉錫知滄州又命錢蓋復官依舊爲

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為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赴行在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略謂國家以兵為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

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名而

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
犯關河北京畿馬畜為之一空後破都城者下令括馬而
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
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
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
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勵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
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略謂國家罹寇難
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
用為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
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

橫賦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
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
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
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
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
已之務也上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
旨於陝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二萬
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
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
威拆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二千五百人例

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
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
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每募及一軍就本
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克將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
差使又命買馬分爲三等格尺以定價值除命官將校見
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被帶者
即時給還價值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
隱寄妾肩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
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
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

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樁管聽候指揮專克募
軍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
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並保明推賞六月某
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議控禦之策大略謂唐之方
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
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
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
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
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
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

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
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
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汾河汾淮汾
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
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
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矣謂帥府要郡之制
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待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
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
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
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

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
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
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
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
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
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
就緒者當優議旌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責
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
招撫使令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
呈臣寮劄子乞增置弓手人數每縣置武尉一員及河北

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九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勅榜揭于通衢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温州觀察司樞密都承旨王夔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皆令闕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俊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

劉光世捉殺繫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捉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先是僉議於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去行在不二百里間有此數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四方群盜恐懼聽命有旨令召王淵等到都城戒勸令各占地方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即位方此遣兵正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衄誤事亦必行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

以獻破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淨盡
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等第進秩於是湖北群盜
閻瑾党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揚進等皆河北巨
盜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
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建炎時政記下

起建炎元年七月一
日止八月十八日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國家所以脩
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
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復承平之久城池
頽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邊

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
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
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修城池者
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張慤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王絢除給
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傳勞借太
常少卿奉使二虜酋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撰表
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
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
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

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
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
鑿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
誓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羣情
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
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
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曰
臣某言戎馬荐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守致天步之艱
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孝

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
宮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浹于寰區適當嗣位之
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已而講和擐甲登
埤爲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啓行致翠華之蒙
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祀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師徒莫
陪羈勒迫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
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
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
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
言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米綱以三分之一

留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樁管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
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
榮巖陳求道修治決水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
令已卸空綱自京師船載六曹案卷及器甲等至行在七
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承平之時雖
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
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
世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度廣非裁節則何以爲經久之
制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有旨省
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

曹掾依舊改爲推官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同兩浙福
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以司錄依舊爲簽書節度判官廳
公事曹掾官依舊爲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記
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叅軍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不
置罷吏員三分之一堂吏依旧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
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
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並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
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定日取旨七月某日三省
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以撫司叅謀官登彥除河北
西路轉運判官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上出絹背心

宣示泣諭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
勛齋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羣
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
宗廟以示萬世有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通直郎直龍圖閣
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而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
以京畿兵三千爲衛於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
路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兵徃就緒日度河先復濬衛懷
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處圖一乃以兵民紹地養之如陝
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緡錢一萬以爲半年之費得旨從
之七月某日京師龍德等宮並送到諸色寶器等上命碎

之於殿庭間衛士有持去者聽之中外莫不悅服七月某
日臣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鞫勸宋齊愈事初齊愈爲
右司員外郎自園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
楚事除諫議大夫既而臣察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以
合金人之意按據甚明有旨送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
愈欵服至是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
其罪於通衢七月某日王夔傳亮上殿面賜變器甲戰袍
束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置司畫一陳乞降指揮陝
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手將家子
第中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兵萬人通成三萬就陝府

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
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七
月某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留守司鞠洽華國請恭天
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居福寧殿李氏奉之將以
果實爲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
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
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
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
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旨一邦昌敢居官禁寢殿廢
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上一決春降配禁營務下民

爲妻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州
郡脩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積聚糧草增添弓手團
結民社措置郵傳緝捕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
係急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旬具
施行次第申尚書省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
以聞常切准備朝廷遣使按察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
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
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
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
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

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
金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不是過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
所請七月十五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
下乂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
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
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鑾輿六宮戚
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
朕纂承未念先烈眷懷舊京潛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
欵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

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
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
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
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
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爲爾京城及萬方百
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
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
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
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七
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諱改

稱隆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迎奉隆祐太后提
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
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
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關中爲上襄
鄧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
下之心夫襄鄧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
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糈粟山川險固民物
淳厚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爲丁冬駐蹕之計得肯定議
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一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
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一印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備

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網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糶
運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七月十八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部侍郎黃潛厚爲巡幸提舉
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充幹辦頓迎行宮一行官吏將
佐軍兵安治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
并椿辦糧草發運使李祐爲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
省同奉聖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
日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擬
合用人數就太廟親事官搃拚令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
人防護仍專委內侍官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

並仰條具申尚書省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內
降御札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臣奏曰元降募兵指揮
許改刺者祇謂潰散西北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
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
元降指揮施行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
買馬每州可祇令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
勸民出財取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搔擾故也
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擢爲係淵聖皇帝已
曾責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
住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侍郎黃次山

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
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
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
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
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
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
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
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
不肯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
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

追譬猶醫者治病證候既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垂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

至歟將士大夫徂於故習而未能遷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實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月一日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鞠治陳冲余太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沙門島永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

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
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
置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子大略謂生於
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
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
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
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名姓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
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
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齋
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差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八月

三月內降白麻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
降白麻除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黃潛善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閱軍馬八
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知大
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
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
晝殺人若不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一乞
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

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
兵噐甲不可勝那當令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
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爲盜賊故置
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
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
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
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
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
守兵具合用噐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
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八月某日三省同

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范訥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
居住以言者論其爲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
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司奏狀元
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
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於陽武渡河伏乞明
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
武渡河濬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爲生界難得糧餉
萬一潰散即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
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於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爲便

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
啓行纔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逼遛今日事勢未
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
績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議久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御
批傳亮兵步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八月十
五日臣以疾不任事上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除在外官
觀差遣八月十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
二表劄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上第
三表劄八月十八日內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杭州洞霄宮當日罷任
奏議附錄卷之三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四

擬撰表本建炎元年七月得旨擬撰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見時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見時

靖康擬詔書八首內

撫諭河北詔闕

獎諭徐處仁詔書闕有進呈劄子并

起防秋兵詔特勇騎出境朔先恬然以為無事防

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於上前謂今秋敵必再
至宜預詔天下起兵防秋為捍禦之計上命草

撫總管鈐轄司

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群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達于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劃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斥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虜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群醜則何以振懼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已共懼大憤茲惟其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募民出財詔

特降詔諭諸路起防秋兵或者募民出財朝

廷等第惟息以激勸之庶幾可濟上命草詔以諭中外

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綏撫四海惠養元元以為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雖朕痛自刻勵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於師旅之用誠未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為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為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較贏餘以佐軍興者州縣聽其自

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為募兵養士之費
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為忠義之勸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戒諭姚古詔書

姚古為河東路制置使久駐師威勝軍不進上令草詔戒諭之

勅姚古太原為河東根本右控關陝左通朔部在三鎮尤
為重地金賊攻圍殆百餘日兵疲糧乏勢危力殫羽書日
聞夙夜憂念以鄉素著忠勇為時名臣故命統帥諸將進
兵應接近雖已復隆德威勝前扼南北關尚未聞踰圍預
越徐溝以造太原之下致使賊馬猖獗侵掠汾晉其何以
解朕西顧之憂詔到其率勵士卒戮力用命破堅却敵解

圍太原以復忻代高爵厚祿朕何愛焉故茲親筆詔示想
宜知悉夏熟鄉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詔書

時金人犯關夏人亦起兵以擾西陲延路繳進夏人檄書上命其意以撫慰之

詔夏國主朕居春宮十有餘載弗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
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萬機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
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
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俶
擾邊境達于都畿肆為貪殘劫質以往永念鄉屏翰之舊
信誓皎然義當戮力同濟艱難以敵王愾而陝西奏報乃

言鄉國點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殺傷兵民朕惟鄉
明允篤誠世濟忠孝主于西陲藩屏帝室多歷年所英聲
流聞今至于茲始朕德弗類嗣政之初未能綏撫之所致
也西顧悵然良自傷悼及得鄉廷路帥臣章疏繳到鄉國
檄書公牒省覽再三乃知構兵起於誤聽檄書初言中國
失德數事皆曩時大臣誤國上皇已降詔書深自悔悼今
朕克已求治以儉先天下凡淫巧奢麗之具一切屏去蠹
國害民之臣咸已竄誅前日之事所不復論中言賀正人
使之歸所見京城整飭兵甲修治務務疑有變臣變亂此
乃隄防金人之故豈有他哉終言與本朝信誓之久義須

救援以此知鄉忠義有素誤聽致此初無他心至於過差
之辭朕初不之罪也公牒言國書之寶與舊不同此乃有
司用寶差誤已重竄責凡茲細故朕既釋然鄉亦宜亮夫
金人以叢爾海隅之國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
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鄉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
皇弟肅王在其軍中第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晏然前遣
康隨鄭惟康道意必亮此誠詔到鄉宜釋去疑慮撫諭將
士抽迴甲兵修好如故高爵厚賜朕何愛焉今遣武功大
夫王祐武功郎馬持告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鄉比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大金國書

幹離不越割三鎮既退兵三鎮之民為朝廷堅守誓不從虜上命草書與

虜主道意

靖康元年五月姪大宋皇帝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非德之居東宮十有餘年矣邇者道君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遂議內禪肆及眇躬膺受大寶惟懷求國願修鄰好而兵革擾攘未遑致問其為懷企何可勝陳言念往日遣使海上通兩國之歡信誓昭然金帛之輸未嘗有闕誠謂世守覆盟無有嚮貳而皇子郎君乃拮拾細故敗棄舊約因叛特藥師以兵內嚮屢劉邊陲深入畿甸乘中國之不備遂肆憑陵誠非所望於善鄰也城下之盟蓋緣輔臣怯懦失

計重鎮寶貨一切惟命皆出要盟神所不臨豈復可用而况還師渡河劫質肅王已復渝約勤王之師百萬集于城下將士憤怒咸欲邀擊徒以肅王在軍之故深戒用兵使得全師以歸而皇子郎君肆為淫暴屠戮良民係繫婦女焚蕩室廬不可勝計緣是之故三鎮之民皆出死力為國堅守雖朝廷號令有所不從此乃軍前失信之所致也重念頃者道君太上皇帝與大金皇帝歡盟相得之厚既滅大遼分燕山之故境以歸中國累年于茲中國未嘗得粒粟尺帛之助而漕運之勞金幣之費不可勝計今燕山陷沒既渝前約又欲併取三鎮之地使弊邑無以為屏翰是

豈大金皇帝之旨哉且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坐受本朝
宰臣親王之拜敗盟爽約妄起兵端黷貨無厭求取不已
有一于此豈人臣之所當為哉弊邑無辜橫遭屈辱以大
金皇帝之聰睿仁慈寧不諒此遠恃英明敢以實告前日
皇子郎君割地求賂廣有要索弊邑不校悉皆聽從彼此
非誠人情不遠誰不知之欲尋往日之盟以結兩國之好
使兵革不用生靈休息莫如度其所可行者重結盟誓以
信守之昔我烈祖貞宗皇帝與大遼盟于檀淵百有餘年
未嘗少有變故天祚失德不可振起乃至于茲大金皇帝
儻垂英察使燕山歸于大邦三鎮安于弊邑各得其所保

茲舊疆信使交通歲幣修好傳之永世為子孫無疆之休
顧不遑歎謹遣使人往布誠悃儻或見允願示佳音所有
黏罕國相軍馬見在河東亦冀召還以篤和好有少禮物
具如別錄中夏炎蒸遠祈保毓

與高麗王詔書

金人退師朝廷遣使臣侯章等至高麗國上命草詔與之

詔高麗國王朕居春宮十有餘載雖德不類罔敢怠逸亦
惟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於萬機之煩爰
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構之隆上皇
付託之重夙夜驚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
叛之故陷沒燕山俶擾邊境達于都畿方朕即政之初遭

此震驚以故未及與王相聞朕惟王世濟忠孝膺受顯冊
奄有三韓之地奔翰之膺久受國恩肆我烈祖神宗皇帝
遣使修聘禮意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臣以至于我道君
太上皇帝頻年遣使錫賚不貲待遇加等朕惟中國與王
遠隔遼海壤斷土絕而恩禮如此豈有他私亦惟藩衛中
國庶幾艱難有以敵愾茲者金人乘我不備與叛人偕來
深入內地王國與之為鄰相望無數百里之遠而不能蕩
其巢穴以報中國豈累朝待遇殊絕之意邪以金人者固
嘗臣屬於王以葦爾海隅之醜背天逆神絕滅契丹遂陵
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王哉孤軍深入理當勦

殄朕以其劫質肅王而去第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晏然
方將起天下之兵問罪小醜王其率勵師衆相為表裏以
行天誅夫糾敵王愚獻俘本朝以報中國數世之恩大忠
也取亂侮亡誅討淫暴以伸威沙漠之外大義也拓地開
境覆其巢穴以報驍驕不臣之虜大威也一舉而三者皆
得王何憚而不為哉高爵厚賜朕於王無所愛惜王其勉
之今遣侯章等往諭至意夏熱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五

建炎擬詔

勅榜詔

戒諭武臣詔

撫諭河北河東路詔

勅榜獨留中原詔

戒勵士風詔

已上五首俱見時政記不復重出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六

制二十一首

宰相除三少

極契中曰紫微之垣莫親於輔相斗戴六曰文昌之府實
本於政機眷予忠盡之臣茂膺考爰之典誕宣顯冊敷告
明庭具官某直諒而粹夷溫恭而博達學足以謀王體而
斷國論材足以亮邦采而熙天功頃被眷知擢陪機務履
一德而不爽告辰猷而允減民具爾瞻宜輔台德屬茲袞
職之闕延登揆路之華進秉鈞衡正位槐鼎朕方憲天以
臨八極體道以照百官仰贊三光之明俯遂萬物之理資

爾燮調之助成予化育之功締冕冢車陟崇資於亞保金
印紫綬膺峻任於元台申衍爰田倍敦真食式昭物采併
示寵光於戲帝舜選於衆而舉舉陶實惟股肱元首之一
體商宗審厥象而得傳說有若酒醴和羹之相須立非常
之事必賴非常之才建無窮之基則有無窮之聞往佑乃
辟永孚于休可特授少保太宰

宰相除三公

代天理物夙隆揆路之勲論道經邦宜補袞職之闕眷予
碩輔為國蓋臣泰山崇極久副萬邦之望赤鳥几几往登
三事之崇播告路朝誕敷顯冊具官其裕和而肅又博厚

而高明智周萬務之心做學洞六經之蘊蚤以令聞揚于禁
塗臣作朕股肱擢預經綸之政帝賚予良弼遂膺考爰之
求勩相國家救寧方且燮諧四氣之序參聽百官之成當
軸勳中材足以運動樞極賚元經體道足以和同天人禮
樂興于百年聲教訖于四海俾予從欲以治時乃佐王之
休疇其勲庸宜有褒寵備三公之典冊爰隆帝傳之聯秉
上宰之鈞衡遂正真相之任衍戶祖而倍食錫國邑以疏
封併昭物采之多用後台符之峻於戲益梅正味久調制
於鼎司袞繡命章往參華於禩位式是百辟毗予一人益
敦燮理之功期底盈成之業無替朕命永孚于休可特受

太傅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太宰

論相宅百揆以亮采而惠疇建官曰三孤俾貳公而洪化
眷予舊弼為時宗臣宜還冠於台司以大熙於邦政式消
穀旦播吉路朝具官某敦大而直方醇深而簡重學博而
守之以約該經術之淵源智周而用無不宜適事功之機
會蚤膺眷遇絲歷清華擢陪國鈞實輔台德贊元經體道
足以和同天人當軸處中材足以運動樞極中辭幾務之
要退即燕休之安佩玉長裾聯清班於秘殿珍臺間館領
膺使於殊庭遠閱歲時休有譽處蓋來歸於揆路以寅亮

於天功參華亞保之聯進任中臺之長倍敷并賦申衍戶
租式昭體貌之隆庸示寵光之茂於戲丞相之於漢蓋將
附百姓而撫四夷豕宰之於周所以統百官而均四海仰
稷上天之緯下厚烝民之生朕方畚任於舊人爾其永弼
於彝憲式是百辟柔此萬邦往既厥心同底于道可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左輔

朕駿惠先猷肇修官制允釐輔弼之任是正公孤之稱祇
若新書以大熙於邦采登延舊德宜還摠於台司消選剛
辰誕揚休命具官某器亟莊重德稟粹和學通今古之淵
源識際天人之精稜蚤持從橐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預政

機得贊襄勸翼之體遂膺夢卜之舉進秉鈞衡之權相業
維優師論參稷中辭幾務之要退即燕休之安兼秘殿之
隆名領殊庭之膚使年德彌邵聞望益休益還揆道之官
茂底格天之業篆車締冕秩陞亞保之崇青瑣黃扉職峻
東臺之長倍敦并賦申衍戶租式昭體貌之隆庸示寵光
之渥於戲用人惟已朕方圖任於元勳以道事君爾其承
弼於厥辟渙號聿資於審覆非彝允賴於糾繩毗予一人
式是百辟無替朕命徃其欽哉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鄧度使

曳裾鳴玉入聽舊弼之班推轂授師出總元戎之政列職

雖異倚任惟均眷予心膂之臣克備爪牙之寄誕揚渙號
播告大廷具官某莊肅而裕和博大而明允學際天人
之蘊材兼文武之資自結眷知寔階華近雍容從橐有獻納
論思之忠密勿以機得贊襄勸翼之體中辭鈞軸之要退
即祠宮之安裝度在朝卓爾股肱之舊方叔克壯凜然將
帥之風輟祕殿之華資付齋旄之重柄蔽自朕志穆于師
言淑旂綏章備多儀於大將珍臺閒館仍膺使於殊庭衍
食戶租倍敦并賦式昭物采庸示寵光於戲吉甫之憲萬
邦實兼該於文武仲山之式百辟不吐茹於剛柔朕方宣
明道德仁義之威爾其鞏固藩垣屏翰之勢對揚休命益

茂壯猷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鄧度使

推轂授師摠將權於閫外料敵應變制虜命於掌中參稽
勲烈之崇宜懋褒嘉之典我有明命揚于天廷具官某沈
鷲好謀直剛不撓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暢漠北
之威名厲山西之勁氣敦詩說禮有古將帥之風懷德畏
威得吾士卒之用入宣勞於宿衛出著效於干城疇咨鎮
撫之材爰付邊陲之寄賴爾經畧紆予顧憂而能目勢乘
機運籌制勝被堅執銳親居矢石之間斬將搴旗躬致馘
俘之獻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大震天聲永清夷

落是用旌其功伐畀以節旄領鎮雄藩盡護諸將裨旗豹
尾備大將之威儀祕畧龍韜新元戎之紀律敦陪并賦申
衍戶租併示恩榮式昭眷獎於戲高爵享祿朕不吝於報
功禦侮折衝爾毋忘於敵愾勉罄爪牙之力益隆屏翰之
強祗服訓辭茂對光寵

鄧度使中太一宮使兼侍講移鎮除檢校三少開

府儀同三司

侍帷幄而處朝廷蓋密資於獻納易節旄而兼將相式寵
報於勲勞眷予忠盡之臣茂舉褒嘉之典誕敷渙號播告
明庭具官某溫厚而剛明粹夷而莊重擅儒宗之碩學躬

王佐之宏材頃被明揚擢司幾務謀王體而斷國論備著
猷為亮邦采而熙天工展盡底蘊中辭政柄之劇退即燕
私之安大燾高牙備多儀於上將貞祠間館領膚使於殊
庭日造治朝參陪講席閱時滋久登聞彌休惟尊道樂義
之無窮豈崇德報功之敢後陞華亞傳易鎮雄藩鼎鉉公
槐峻視巖廊之秩路車齋鉞益隆方面之權行食戶租數
加井賦併昭物采式示寵光於戲文武兼資告甫作周邦
之憲將相並任裴度為唐臣之宗顯膺體貌之崇茂壽股
肱之美性綏福履母煩訓辭

知樞密院除節度使體永觀德

右府本兵久策勲於宥密齋壇授鉞宜鈔命於蕃宣眷惟
心膂之良克任瓜牙之寄誕揚綸綍敷告縉緹具官某惇
厚而直方裕和而肅毅學貫古今之蘊才兼文武之資夙
茂聲華踐揚要近擢由政轄進揔樞庭告辰猷而具臧秉
一德而不爽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之間制勝邊郵行師枕
席之上日百里以關國月三捷而奏功獨任指蹤坐收成
効方倚壯猷之略遽陳均逸之辭章屢却而復來誠有加
而無已疇其勲烈付以節旄大燾高牙備多儀於上將貞
祠間館領膚使於殊庭雖暫即於燕私初不離於王室敦
陪并賦併示寵光於戲勳相我家朕敢忘於舊德承弼厥

辟爾無遂於遐心往綏壽社之多式副眷懷之渥

殿帥

漢置期門羽林之軍以夾輔宮省唐開折衝果毅之府以鎮衛京師惟我本朝若稽前代宿重兵於輦轂列屯戍於邦畿所以救寧寰區拱翊宸極俾統貔貅之旅必資心膂之良爰擇剛辰誕敷顯命具官某直方而不撓勇鷙而好謀擅玉帳之威名稟金行之勁氣博詩說禮有古賢將之遺風懷德畏威得吾士卒之樂用自共武服屢奏膚功折馘執俘敵愾禦侮執干戈以嚴社稷之衛爾克著於勤勞聞鼓鞞則思將帥之臣朕敢忘於錄用召自邊圉付以鄭

旄典司宿衛之兵總領營屯之政入則侍內朝之文陞出則扈屬車之清塵淑旂綏章壯元戎之體貌略車齋鉞備上將之威儀申衍戶租敦陪并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戲予王瓜牙詩剝圻父之失職克用常吉書美虎賁之得人爾其明紀律以訓齊師徒辨次舍以肅清徼道式遏姦宄作固蕃垣得盡其心俾士氣之增厲乃安斯寢致王心之載寧則予一人無疆惟休而爾亦有無窮之聞

觀文殿學士諸路經略安撫使除節度使

學以即戎籌略必資於儒將齋而授鉞節制以寵於元勳式隆方面之權克重藩垣之體我有渙號敷于大廷具官

恭悌大而直方剛明而肅義識洞幾微之表材兼文武之
全蚤踐要途遂參機務謀王體而斷國論有輔弼之一心
有常德以立武功蘊將帥之遠略輟從廊廟坐鎮邊陲綏
帶輕裘蓋折衝於樽俎悌詩說禮豈專意於韜鈴訓齊魏
虎之師建築金湯之險日百里以開國月三捷以奏功奮
揚天聲震疊夷落疇其勲績宜有褒陞是用解秘殿之華
資付齋旄之重寄高牙大纛備上將之多儀渠門赤旂壯
元戎之異數敦陪并賦衍食戶租以隆閩外之威以迪師
中之吉於戲有奔奏禦侮朕方極於倚毗無智名勇功爾
宜務於持勝益勵猷為之壯以綏福履之豐祇服茂恩無

志明訓

吏部尚書除節度使

入踐中臺之職實首六卿出分外閫之權盡護諸將惟倚
任之不異豈息懼之或殊眷予心膂之臣克備爪牙之寄
誕敷顯命播告治朝具言某挺高明之資蘊渾厚之量文
章典雅久居言語侍從之班問學深醇雅有獻納論思之
益頃由人望推長天官銓衡有方風績彌邵維藩垣之重
任資文武之全材輟自近臣委以方面顧邊圉之方棘豈
頗牧之可留推轂授師克壯元戎之勢擁麾乘塞式寬西
顧之憂宣國威靈賴爾經略即佇膚功之奏公嚴武服之

共申衍戶租敦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戲卻殺之
將中軍是為說禮悼詩之帥亞夫之屯細柳詎同棘門灞
上之師惟恩信足以得士卒之心惟威懷足以制羗戎之
命往服朕訓永觀厥成

彰化軍節度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除檢校少保
雄威軍節度使

擁齋旄而乘塞克隆元帥之勲易邊鎮以旌能仍峻貳公
之秩眷時宿將茂舉徽章播告路朝曠宇師聽具官某剛
毅不撓沈鷲有謀擅虎帳之威名稟金行之勁氣夙備爪
牙之任出宣屏翰之風建安定之節旄盡護諸將當臨兆

之方面統御列城賴爾撫綏紆予憂顧而能料敵制勝禦
侮折衝運籌帷幄之中玩弄掌股之上宣明威信叛則討
而服則懷訓齊甲兵戰必而攻必取發致馘俘之獻日
增壘堞之修聲名隱然勲績以茂矣且換秦川之節俾參亞
保之聯豹尾鸞旂備威儀以示龍光之寵益宗帥闡之權於
孤申錫爰田敦陪真食併示龍光之寵益宗帥闡之權於
戲聽鼓鞞則思將帥之臣欲收志於丕績執干戈以嚴社
稷之衛爾無替於前旁益壯猷以求終譽

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檢校少保移鎮充鄜延
路經略安撫使

提七萃之旅入則拱衛於畿除建六森之威出則撫臨於
邊徼克備瓜牙之寄聿資心膂之臣視秩台司增嚴帥閫
我有明命揚于大廷具官某備量沈雄英資果毅蚤膺勇
爵備歷戎行懷干城禦侮之材著斬將擐旗之績疇其勲
烈付以節旄擢帥殿廬肅軍容於壁壘總監虎士嚴禁衛
於鈞陳忠義自將慎密不出得吾士卒之樂用有古將帥
之遺風蠢彼夏戎干我王略顧邊圉之方棘豈煩牧之可
留勉為朕行用錫爾祉鎮高奴之重地坐制黠羌易安定
之雄藩盡護諸將篆車締冕祀服命於三孤齋鉞瑀戈備
威儀於元帥敦陪井賦申衍口 祖併隆體貌之私益壯藩

垣之勢於戲中西域而立慕 府定遠振玉關之名整六師
以討先零營平上金城之略 顧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惟
良將之策不戰而服人性 勵於壯猷庶求觀於成績

觀文殿學士除節度使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擁齋旄於外間武隆將帥之 權分符竹於留都克壯藩垣
之勢眷予舊德為世宗臣方 資保釐之功宜茂褒崇之典
誕敷煥號播告治朝具官某 博靜而剛方溫恭而博達富
淵源之碩學蘊經綸之偉材 夔陪國鈞實亮邦采履一德
而不爽告辰猷而具臧中 幾務之繁祈即燕休之逸冠
隆名於祕殿領霄使於殊庭 越閑歲時休有譽勳顧陪京

之闕守非元老而曷居勉至朕行用錫爾祉元戎峻秩建
南國之節旄全魏雄藩付北門之莞鑰宣威授於六纛摠
節制於列城阜成兆民盡護諸將賴爾鎮撫紆予顧憂敷
陪邑戶之多併示寵光之深於戲申伯之聞四國寔摠藩
宣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文士固封圻以衛王室守典常以
承天休往既厥心無替朕命

咸里承宣使除節度使

爵祿以馭富貴實為八柄之允藩屏以建親賢蓋本九經
之重眷惟感曉之懿茂舉疏封之章播告大廷亶孚群聽
具官某秉心淵塞毓德粹和承世胄之華而無貴驕之習

服詩禮之訓而有儒雅之風蚤被眷知浸階華近屬縻
以奉御鳴佩玉以造朝夙夜惟寅靖共自好宜付節旄之
寵益隆肺腑之親鈇鉞車旗備威儀於上將帶裳幅舄昭
命數於元侯申衍戶租敦培其賦式盼物采併示寵光於
戲建官惟賢私恩豈廢於公義保身以哲居寵必思於履
危惟恭儉足以作德而日休惟忠孝足以致身而衛上往
緩福履無煩訓辭

皇弟除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

封越王

朕因心以交于天倫建侯以蕃于王室疏爵以貴辭如棠

棟之華裂土而封屹若磐石之固誕敷渙號播告明廷具
官其英粹煥姿溫恭秉德允出神明之胄居多致思之文
大雅不群邁河間之偉量為善最樂有東平之格言曩稽
立愛之經茂著維城之義疏封滋久譽望彌休疇其德業
之崇宜舉彝章之峻是用契龜而協吉按圖而定名表為
真王奄授樂國高牙大纛建一道之節旄赤舄桓圭備三
公之典冊胙山川於南土賜徒御於中軍陪食爰田衍封
真賦以固本根之重以隆屏翰之強於駘篤親愛之恩朕
敢私於爵祿長富貴之守爾其戒於侈驕惟明哲可以保
身惟忠孝可以衛上往圖慶譽益沐龍光

皇伯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郡王

周家之建同姓以廣親親之恩漢室之正諸侯以隆貴貴
之義若古有訓越予不忘載惟伯父之賢宜舉彝章之峻
式消穀旦敷告明廷具官某資識純明器量宏遠允出神
明之胄為時宗室之英東平好賢雅著忠孝之譽河間博
古雍容禮樂之文曩稽立愛之經茂舉建侯之典高牙大
纛式彰帥闡之雄華衮命圭兼視台衡之貴歲時滋久問
望彌休夙夜惟寅以日趨於朝請溫恭有恪克顯相於丞
嘗疇其賢勞宜有褒陟是用契龜而協吉按圖以定名表
以王爵之崇胙以茅土之重大啓爾宇錫之山川時庸展

親分厥寶玉以益本支之固以增奔翰之強於戲篤親愛
之恩朕豈私於好爵持高滿之戒爾宜保於令名茂對龍
光往綏壽祉

皇子封節度使國公

朕握符御極仰承列聖之休荷天降康申錫多男之慶眷
嗣賢之挺秀稽彝憲以疏封爰擇剛辰誕敷渙號皇弟幾
子天材毓粹帝武發祥函岐嶷之英姿稟中和之淑氣文
華日就聰智夙成甫臨剪鬻之期茂舉建侯之典昨以樂
土錫南國之山川授以全師畀中軍之徒御封建厥福膏
定乃家亦寫栢圭備上公之典冊路車齋鉞兼大將之威

儀衍食戶租敦陪井賦以崇廟社之祉以篤邦家之光於
戲周建親賢式固維城之義漢封子弟益隆磐石之宗惟
作德罔不在初肆享國多歷年所往綏壽嘏茂對龍光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

朝廷尊爵式昭貴貴之儀父子主恩必厚親親之典眷時
賢嗣夙挺天材其疏茅土之封以篤邦家之慶飭宣典冊
敷告縉紱皇子具官某雅量淵澄英姿玉粹鍾五行之秀
氣備四序之純和聰智夙成溫文自得曩楛立愛之義茂
舉建侯之章擁元戎之節旄備上公之袞烏尊德樂道克
循就傳之規立禮興詩日懋通經之訓載遵彝制宜有褒

宗是用按圖以定名拂龜而協吉奄授樂國易鎮雄藩言
觀其旂錫中軍之徒御大啓爾宇朕南土之山川越陪邑
戶之多兼昇國祖之實併彰異數式慰慈懷於戲保佑自
天並貺本支之茂封建厥福聿崇廟社之休惟忠孝可以
報君親之恩惟恭儉可以長富貴之守住服朕命益介壽
康

皇子除太傅兩鎮節度使封韓王

朕荷天保佑錫慶蕃昌眷時次嗣之賢夙挺天材之秀異
宮禁室將行就邸之儀朕土苴茅苴錫躡封之典誕敷渙
號播言明廷皇子具官某德度粹溫性姿莊重氣稟中和

之淑體承岐嶷之英流慶宗藩發祥帝室稽立愛之前訓
率建侯之舊章有鸞其旂任摠元戎之貴載黼斯袞秩視
三公之出尊德樂義而循就傳之規說禮敷詩而懋通經
之訓連崇宮而開第歷吉日以爰居考于典常宜有褒寵
是用契龜而協卜按圖而定名表為真王奄授樂國車旗
齋鉞兼兩鎮之節旄山川附庸撫十所之民社敦陪井賦
申衍尸祖以隆宗廟之休以壯藩垣之勢於戲朝廷尊爵
式昭貴貴之文父子主恩克篤親親之義惟恭儉可以長
富貴之守惟忠孝可以盡臣子之心茂對龍光益綏壽嘏
皇姪節度使除郡王

爵祿以馭富貴尤為八柄之先藩屏之建親賢實本九經
之重春時猶子之懿錫以苴茅之榮消選剛辰誕敷顯冊
皇姪具官某性姿端亮識度粹夷胄出神明初靡貴驕之
習訓通詩禮雅有致思之文曩稽立愛之經茂著維城之
義建元戎之旄鉞視三公之服章夙夜惟寅會同見齋柱
之色溫恭有恪丞嘗備顯相之誠賢儀浸明師論參稷疇
其聞望宜有寵褒是用按圖而定名契龜而協吉啓其七
字疏以王封敦陪并賦之多衍昇國祖之實增重翰垣之
勢益宏宗祐之休於戲擅威福之權弘恩不廢於公義長
而貴之守居寵當思於履危茂對龍光往綏壽祉 卷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七

詔十三首

誠諭士大夫敦尚名節詔

朕嗣守基圖託于士民之上夙興夜寐罔敢怠違思所以
圖回治功陶成風化者實賴士大夫砥節礪行作民孚先
以善天下之俗今則不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無宿道向
化之志有締交死黨之心音茲不垢頑頓而廉耻之風
衰冒沒輕佻而忠厚之行熄方其平居高論闊議真若可
信一旦遇利害僅如毛髮遽失所守責其立朝可觀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難矣名節若此朕何望焉豈朕所以帥之

者未至歟將狃于流俗而未易遽革歟昔先王之盛時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而風化之所行至於中林之兔且莫不好德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何其盛哉朕甚慕之士大夫其思所以革心易慮稱朕意者務惇實而去浮華止奔競而崇靜退使庶耻之風忠厚之行藹然著明足以鼓動當世則爵祿之加何吝之有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易不云乎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可不勉歟其或不悛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三省密院修舉熙豐政事詔

朕惟神宗皇帝考道據德制法作憲新美百度允鑿庶工若昔大猷肇造三省樞密院凡天下之政悉分統之曰中書省根本機務實專敷奏除授之任曰門下省出納命令實掌論駁省讀之職曰尚書省奉行政事所以總治曰樞密院典司樞要所以本兵由中以制外端本以御末綱紀法度燦然畢陳是以熙豐之治格于上下與古匹休何其盛哉肆朕纂承駿惠先烈繼志述事罔敢怠違熙豐之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熙豐之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制禮作樂興事就功以大有為於當世法完令具布在方冊施於四方實賴三省樞密院

臣僚維持緝熙各揚厥職修舉政事以紹隆神考之丕績
惟爾六七大臣其尚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可否相濟于未
然之前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夙夜匪懈勤勞王家永孚
于休同底于道則予一人膺受多福尔亦有無窮之聞不
其躋歟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百官毋得越職犯分詔

朕惟先王設官分職以法為分小大詳略各有等差猶之
耳目股肱相待以成體罔或侵越故能總衆職修庶政而
天下治惟我神考若昔大猷肇新官制內之省臺寺監外
之監司郡縣之吏允釐厥職纖悉完具布在方冊炳若丹

青肆朕纂承祗適先烈屢下詔書不匿厥旨俾官修其方
毋得越職犯分以干邦憲庶幾繼志述事與三代同風而
此日以來卿士大夫不安分守非所當議倡為險膚非所
當為公肆妄作無宿道向方之志有沽激佻倖之心豈朕
所以告戒之者未至歟將士担於流俗而未易以遷革歟
傳曰侵官冒也離局姦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古之君子明於義命而思不出位故能受
靖共之福而無姦冒之刑朕甚嘉之子大夫其思所以安
於分守者各共乃事齊乃位度乃口以聽予一人之作猷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必罰無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省臺寺監修舉職事詔

昔我神考若稽大猷董正治官允釐邦采省臺寺監各有攸司本末維持大小承式綱紀號令百度鼎新肆熙豐之治格于上下雖三代之隆無以加也朕纂紹丕圖祇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為治思所以繼志述事以昭先帝之休德者顧官制布在方冊炳如丹青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屢降詔書具宣德意庶幾卿士大夫修舉職事振起治功以追熙豐之盛而比日以來省臺寺監安習因循偷惰苟簡有豐祿營私之志無守法奉公之心慢令疎官玩歲愒日尚書政事之本勳多稽違御史風憲之司

恬不糾察寺監失職百官廢弛夫省臺寺監所以推行朕之法令奉朝廷而倡郡縣者也曠慢若此朕何望焉豈朕所必率之者未至歟特告教不足以感孚必待刑戮加焉而後革歟書不云乎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卿士大夫其思所以克勤勵志宿道向方以顯白功業者務稱朕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誠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朕祇紹丕基撫有方夏勵精求治興事就功皆以利安元元為本深懼州縣之吏不能承流宣化達于吾民建置監司分道按察或總漕計或司詳刑或掌常平之政或專學

校之法職雖不同而所以按察州縣其任一也方其出使朕親御便殿以臨遣之及其還歸復使進對以盡諮謀度詢之義視遇之禮亦已重矣庶幾德意志慮得以下達而吏之臧否民之利病不壅於上聞內自畿甸外薄嶺海萬里之遠風流而令行德洋而恩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以底太平之盛而監司未有卓然修舉職事稱朕意者其故何耶今州縣之間貪吏依勢以侵漁姦吏舞文而巧詆無宿道向方之志有背公營私之心法完令具布在方冊而吏情弗屢荒失詔命使元元之民不被其澤良法美意殆為虛文而監司曾莫之恤惟以簿書期會為急務蔑視寒士摠撫細故以塞責而疆禦權勢之吏賦計貪籍恬不誰何夫監司朕所以寄耳目之任也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厥職按察所部凡姦貪惰慢之吏曠職失守違法害民徇流俗而無奉上之心者悉以名聞當議寘黜以為群吏之戒其或附下庇姦畏避不舉得於訪聞罪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士大夫朋黨詔

朕惟唐虞之世臯陶稷契之臣都俞吁咈於廟堂之上更相稱譽而無比周之操百僚師師盡其智能以效官職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後世想望而不可及朕甚慕之肆朕

纂紹丕圖虛心以治陟降厥土法天地之無私庶幾振起
治功同底于道而執政大臣不能體朕之意有所薦引認
為己功士大夫不明於事君之義者因亦從而歸之背公
營私附下周上人無賢否進非其門則極力以排事無是
非建非其意則騰口而議茲風不息浸成朋黨豈社稷之
福哉此已簡其尤者投之遠方置之散地以為讒說殄行
震驚朕師者之戒其自今以往大臣毋以薦引人材術醫
而市私恩小臣毋以因其薦引阿附而忘公義靖共尔位
壞植散群以聽予一人之作猷其或不悛邦有常刑必罰
毋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帥臣修飭邊備詔

朕撫有方夏放寧萬邦蠻夷向風稽首來享蠢茲西戎昏
迷不恭敢讎大邦誘連逃之臣率大羊之旅搔擾疆場屢
劉邊陲哀克鞠頌曠誅積稔神怒人憤勦殄有期爰命虎
臣徃行天討惟爾六七帥臣實分闡外之寄為予爪牙整
我六師修飭邊備奉指蹤之略遵制勝之謀靈旗西指此
誠壯士功名之會也爾其振勵士氣奮張軍容繕甲兵具
卒乘明號令信賞罰同士卒之甘苦習山川之形勢玩寇
掌上視虜目中使戰必勝攻必取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
以奏功肅清一方掃蕩巢穴流沙瀚海歸輿地之圖元惡

大慙正藁銜之戮以摠宿憤大震天聲時汝之績不其躋
歟其或不恭邦有大刑朕不汝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勸農詔

農天下之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民不務本而事末則其
生不遂故先王之政以食為首商人以歲事來辟則戒以
稼穡匪懈周人遣諸侯於廟則戒以新畬銍艾其務農重
穀如此用能享豐年之報有積歲之儲教化行習俗美而
頌聲興朕甚慕之今朕開千畝之籍行三推之禮躬秉耒
耜播種糝之種以給郊廟之粢盛率民敦本為天下先庶
幾四方風動與古匹休朕意厚矣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

而致之民者守令之職也其務勸農教之稼穡省其耕歛
勿違其時勿奪其力非須繫逮毋輒追呼以妨農功使服
田力穡享有秋之利衣食滋殖立太平之基稱朕意焉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恤刑詔

朕惟昔之治天下者主於德教而以刑弼之刑非所以先
也虞舜好生而民不犯成康刑錯而頌聲興下逮漢唐盛
時亦皆斷獄數百幾致不用朕甚慕之爰自臨御以來制
禮以齊民本仁而出政屢降御筆慎刑之恤定答法減杖
數寬節辰原貸之恩嚴折揚非法之禁庶幾德化感孚刑

罰清而民服以追治古之盛而四方典獄之吏未能稱朕
欽恤之意情吏慢令而弗虔姦吏舞文而巧詆訊鞠論報
掠治傳爰皆有法式莫克遵承依勢作威倚法肆暴公然
違戾詔旨使吾民陷于罪罟而未臻刑措之風殆此曹致
也自今應刑獄官司敢為暴酷不如法者在京委尚書刑
部在外委提點刑獄按察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
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守令推行御筆寬恤詔

朕惟祖宗勗業守成以仁治天下重熙累洽與古匹休肆
朕纂承祗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為治立政造事所以利

安元元者一以寬恤為先屢降御筆手詔播告之脩不匿
厥旨庶幾仁治克紹祖宗風動四方以成太平之化而此
日以來監司守令奉命不虔坐視詔書徒掛墻壁以為文
具廢法慢令恬不加恤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志慮而達
之民者監司守令之職也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
往各揚乃職應前後頒降寬恤事件竭力遵承毋致違戾
使四方萬里之遠實德及民以稱朕意其或不恭守令仰
監司按察監司仰互相糾舉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禮官嚴奉祠祭詔

朕嗣有令緒夙夜嚴恭齊明祀事以承上下神示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深懼有司不能奉承德意昭格神休屢降詔書不匿厥旨庶幾恪慎精潔副朕明禋恤祀之意而比日以來執事不虔玩習苟簡恬弗加省牲幣禮料取具臨時擯贊跪興不中儀式達于朕聽良用憮然夫祀國之大事也職在禮官委任甚重廢法慢令朕何望焉自今其務所以肅恭自盡稱朕意者敢或不恭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學者辭尚體要詔

朕自臨御以來建學校聯師儒一道德以教養天下之學

者屢降詔書崇雅黜浮廢幾文章之盛深醇典正炳然與三代同風而自兩漢以來為不足議也朕之待士至矣比覽貢士程文猥釀不純氣格卑弱刻意以為高者浮誕詆詭而不協于中騁辭以為辯者支離蔓衍而不根于理文之不振未有甚於此者朕甚羞之豈子大夫平日所以講貫之者未至歟抑偷取臨時務應有司之求而休於得失歟夫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為之衛翼本之固者其發為英華必茂源之深者其流為波瀾必遠子大夫其思所以完養意氣涵養本源者博極古今根抵仁義六經之書諸子百家之說必深究而明辯之則見於文辭者體

要無備宜有可觀者朕有好爵與爾縻之可不勉歟故茲
詔諭想宜知悉

詔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生民衣食之原莫重於農桑故幽詩陳王業之艱難
孟子言王道之本必以是為先今海內承平之久生齒日
衆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蠶或受之寒飢寒切於肌
膚求民興於禮義廉耻而亡為非不可得也肆朕開千畝
之籍行三推之禮躬耕以供粢盛后浴種獻繭親蠶以為
祭服率民敦本為天下先庶幾四方風動與古匹休朕意
厚矣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而致之民者守令之職也其

務勸課農桑毋違其時毋奪其力非事須繁逮毋輒追呼
以妨其功崇本抑末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抒軸
之女親其蠶織四方萬里之遠男子敵婦人桑絲身穀腹
衣食滋殖蓄積足以備災害而無飢寒匱乏之患稱朕意
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八

誥二十首

門下侍郎除特進知樞密院

東臺出命久隆獻替之風右府本兵實總樞機之任眷我
近弼為時蓋臣宜錫命書往膺盛選具官某醇深而任重
寬厚而剛方問學高明潛天人之極致材器宏遠備文武
而咸宜自結眷知荐歷華要擢參陪於機務益茂著於忠
勤告辰猷而具臧秉一德而不爽言可底績知無不為以
儒術之淵源達兵家之形勢智謀深博可以運籌帷幄之
中聲名隱隆可以折衝廟堂之上朕心所屬輿論攸歸疇

咨弼亮之材延登宥之地峻陞文秩申衍戶封庸示龍
光式昭體貌方今邊陲聳動西有跳踉之戎中夏抗衡北
有強黠之虜賴爾經制紆予顧憂徃惟旣於厥心以對揚
於休命

中書侍郎除門下侍郎

朕誕膺景命祇紹先猷慎揀左右執政之臣同底寅亮格
天之業乃眷左省實本萬幾延登偉材協贊丕績肆頒命
綽敷告朝紳具官某函量粹夷稟氣剛大學貫古今而懿
文足以華國智周事物而厚德足以鎮浮蚤被眷知徧歷
清近擢陪幾務之要益殫夙夜之勤贊治內書茂著股肱

之美出納朕命備宣喉舌之勞疇其勲庸宜有褒陟進貳
東臺之峻式昭眷禮之優朕方體道以就功量材以授職
出命允資於審慎用人務極於公忠顧惟論駁省讀之司
宜有獻替將順之益徃服朕訓永孚于休

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

朕嗣承丕緒祇適先猷永惟機務之繁實賴股肱之助若
時政本莫重西臺非得同心一德之臣曷致協恭和衷之
效肆頒明命登進宏材具官某醇厚而裕和高明而博達
淵奧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為國華蚤以明揚
踐更膺仕擢總綱轄參陪政機屢陳辰告之猷益勵匪躬

之節率六官而合治致庶績之成凝輿情具瞻朕心簡在
疇其勲業宜有褒崇是用擢自蘭臺進貳鳳閣惟命令出
納之地迺政事弛張之原率由憲章爾其念敷奏之審旁
招俊乂爾其思進擬之公徃盡乃心務稱厥職惟予以悻
汝亦有辭

尚書右丞除尚書左丞

文昌政事之原丞轄紀綱之任協贊庶務總齊百工必得
同心一德之臣共濟持盈守成之業肆頒明命登進宏材
具官某器度粹夷性資莊重富淵源之碩學有經綸之遠
猷自結眷知參陪幾務謀王體而斷國論亮邦采而熙天
功厥職允修外則率六卿以倡九牧其德不爽內則貳三
事以毗一人疇其勲績之多宜有寵褒之數位以叙進擢
陞左轄之司功以志崇更勵匪躬之節徃服朕命永觀厥
成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丞

朕光紹丕基祇適先烈惟執政大臣所以圖回萬機於廟
堂之上者非瓌偉博達之材不以輕付膺此選者顧不重
哉具官某器量凝遠識慮敏明文章之懿足以為國華議
論之純足以謀王體蚤膺眷遇寔歷禁嚴居言語侍從之
班有獻納論思之益頃自翰苑擢任天官銓衡有方風績

彌劬休有譽處恬然靖共其由八座之聯進登二府之列
救自朕志稷于師言天文昌政事之原丞轄紀綱之任康
濟庶務總齊百工惟同寅協恭足以盡贊襄之美惟獻可
替否足以起治功之隆往旣乃心同底于道

翰林學士除吏部尚書

周建六卿天官掌群吏之治漢分八座選部考百官之成
必資清恪之材克稱高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
其識度粹爽風猷敏劬蘊淵源之碩學富典麗之雄文蚤
以明揚荐膺器使舌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自
慶禁林益摠素蘊詳論該洽每入告於燕閒號令溫醇有

若人之風烈疇其開望宜有褒陞是用擢由翰墨之司付以
權衡之任綜三銓之政令為六曹之表儀朕方體道以就
功循名而責實一官闕則一事廢爾其為官而擇人庶事
舉則庶績熙爾其量材而授職振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
之心甄別賢能致寒士無滯淹之歎時為稱職則予汝嘉

戶部尚書

洪範八政實先食貨之功周官六卿尤重版圖之任惟國
家經費之廣與戶口生齒之多典在民曹號為劇部欲稱
高華之選必資精敏之材爰錫贊書以先茂舉具官其器
量宏遠識慮強明學足以通今古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

變賤揚膺仕寢歷從班藹然後備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
思忠謹有尊君享上之誠籌畫疏通有足國愛民之術擢
由橐從進長版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裕朕方理
財以義爾無倍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
體惟察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闕欽散之權取予有方公
私俱足克修厥職時乃之休

禮部尚書

昔舜命伯夷以典禮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而周官宗伯之
職皆兼掌之朕纂紹丕圖祇適先烈樂在大晟禮在奉常
教養之法在學校而尚書禮部實總其政令職任清重為

六曹最分職率屬尤難其人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溫恭
有恪淵源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為國華居言
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秩宗之任莫如汝宜其自
貳卿之聯擢陞八座之列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彌文
尊道崇儒善天下之風俗爾其往踐厥服慎率乃僚使情
文著明足以格神人之治而教法推廣足以得譽髦之材
夙夜惟寅無替朕命則予一人以懌爾亦永世有辭

兵部尚書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代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
惟是夏官實總軍政克稱高華之選必資俊偉之臣具官

其器量恢宏性資莊重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
宜蚤被眷知浸階華近獻納勵匪躬之節靖共懷難進之
風其由從橐之聯徃陟本兵之地蔽自朕志穆于師言朕
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績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
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戍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倚修車馬
備器械以奮張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於外侮時
汝之職其徃欽哉

刑部尚書

舜命皋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
膚敏之臣以稱教中之任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在

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智周事物之幾蚤
被揀求踐場膺仕出受藩宣師帥之寄政事惟醇入居言
語侍從之班聲華彌劭有剛明之材足以詰姦慝有仁厚
之德足以矜無辜惟其威怒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
用擢由橐從進長憲曹以承靈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
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
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僚祗若予訓不
出輕而入重以公臧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
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為稱職

工部尚書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辯器度土居民凡百
工之職悉總之今工部其任也能稱厥職實難其人具官
某資識開明器量宏遠淵源之學足以知治體膚敏之材
足以起事功蚤被眷知踐階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
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其自貳卿之秩進登八
座之聯分職事官率屬起部若保定辟無廢舊章稽功勳
名厥有成憲昔帝舜疇若予工而垂之竹矢為後世所寶
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徃盡厥心無俾專
美則朕以懌汝亦有辭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

憲臺執法久推彈糾之風選部掄材擢領銓衡之任陞華
要劇允屬老成宜錫贊書以光茂舉具官某溫恭而體亮
醇厚而直方學有淵源博極古今之要行無表襮率循防
範之中自結眷知踐揚華近頃由橐從之列付以風憲之
司糾正官邪推明國是知朝廷之大體竭耳目之攸司嘉
乃忠純宜有褒顯是用擢從烏府進長天官為六曹之表
儀綜三銓之政令朕方循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爾其為
官而擇人量材而授職振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
別賢能致寒俊無滯淹之歎時為稱職則予汝嘉

翰林學士除兵部尚書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牧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
惟大事之在戎肆設官之尤重故稱茲選必得其人具官
某博洽而疏明溫恭而直諫蚤以儒術揚于禁林西掖代
言藹著論思之美北門視草雅資潤色之功嘉謀闕議足
以啓沃朕心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材無施而不可學
有本而皆通其由翰墨之司徃膺政事之任擢長武部率
屬秋官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績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
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成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
倚修車馬備器械以奮張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
於外侮時汝之職徃其欽哉

開封尹除刑部尚書

舜命皋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
秉哲之材以稱教中之任徃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
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智周事物之幾蚤
被眷知踐揚膺仕擢總浩穰之政久推彈壓之風有剛明
之材以震服於豪右有仁厚之術以牧養於細民惟其威
怒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用擢從天邑進長憲曹以
承靈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罔
圜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
刑爾其慎率乃僚祗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

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乃稱職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

棘寺置卿雅重奉常之選蘭臺合治允高宗伯之司肆疇俊偉之材以明因任之道往踐厥服必惟其人具官其器質端莊文辭博敏揚歷中外之久雅著靖共之稱頃由郎曹擢貳寺政贊相禮儀之事雍容可觀討論郊廟之文淵源有據肆頒明陟之典往參春官之聯毅自朕心穆于師論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彌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習俗具有政令資爾推行惟率乃僚以佐厥長曲盡情文之

致茂宣夙夜之勤勉修厥官無替朕命

給事中除戶部侍郎

鸞臺寓直久推論駁之風蘭省陞華擢佐版圖之政誕揚明陟之典登進端良之材爰錫贊書往踐厥服具官某器資莊重識慮敏明學足以通古今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理蚤膺揀擢屢歷從班藹然俊美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有尊君奉上之心籌畫疏通有足國厚民之術輟從左省往貳民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裕朕方理財以義爾無掎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惟察憇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散歛之權取予有方公

私俱足時為稱職嗣有寵褒

殿中監除工部侍郎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辯器度土居民凡百工之職悉總治之今工部其任也宜得通材往貳厥政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智識敏明席世胄之高華藹搢紳之譽望擢司省厥職允修肆疇爾勞陞華起部貳卿之列其任匪輕昔舜疇若予工而垂之竹矢為後世之所寶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朕甚慕之其率乃僚以佐厥長興事就功無俾前人之專美是為稱職嗣有寵褒

翰林學士除承旨

視草北門克著論思之益陞華東閣式昭寵遇之優我有俊臣宜膺妙選具官某器度凝遠資識敏明有經世之宏材有博古之奧學蚤蒙識擢寢歷清華由言語侍從之班司翰墨文章之任入奉清閒之燕毋輸獻納之忠嘉言閑議足以啓沃朕心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休有譽處恬然靖共惟潤色久留於禁林宜顧問獨承於密旨爰舉褒陞之典以明因任之方稷于師言蔽自朕志爾其摠發素蘊益究遠圖使號令溫醇無愧兩漢之烈訓辭灑噩有同三代之風則于汝嘉是為稱職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

西掖代言藹士林之令望北門視草極儒者之至榮必資
俊偉之材克稱清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其資
識敏明器量渾厚夙富淵源之學發為典麗之文自策賢
科寢階膺仕被揀求之眷禮聯侍從之清班恬然靖共休
有譽屢論思獻納秉一節以周旋號令文章有三代之風
烈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用擢自右臺進司內制仰惟前
代擅金鑿之寵榮稽厥本朝有玉堂之故事惟周密足以
盡贊襄之美惟體要足以昭潤色之功其究乃心毋煩予

訓

吏部侍郎除工部尚書

叙正群吏又登小宰之聯疇若予工以定司空之辟揀自
貳卿之列擢陞八座之崇必惟其人乃稱茲選具官某性
資純茂智識敏明文足以為國華學足以謀王體蚤躋膺
仕旋陟從班論思可觀獻納惟允自總銓衡之政益殫夙
夜之勤藹然聲華休有譽處其自天官之貳徃率起部之
僚蔽自朕心稷于師論朕方總核名實欲技巧咸精其能
爾其訓勵百工使制作悉遵于法無替朕命徃圖厥成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九

誥二十七首

大司成除翰林學士

禁林翰墨之司學士清華之任修飾潤色實資視草於此
門獻納論思自昔號稱為內相極一時之妙選為儒者之
至榮我有俊臣宜膺茂舉具官某器度凝遠資識敏明宏
材懿行足以羽儀本朝大用高文足以鼓動當世踐揚禁
近彼遇眷知由侍從之邇聯總師儒之要職推行教法茂
宣夙夜之勞作成人材藹集譽髦之士朕心所屬輿論攸
歸是用擢自學宮進司翰苑職清地近極金鑿之寵榮禮

渥春優有玉堂之故實惟朝廷之政事成得以與聞使號
令文章有古人之風烈是惟稱任往既厥心

給事中除大司成

朕樂育天下之材恢庠序於海寓發明先聖之教合儒道
於學宮必資雅望之臣以總成均之政歷選在位爰得其
人具官某直諫多聞靖共有守智足以知聖人之道文足
以為學者之宗頃被明揚荐躋華要代言西掖訓辭有灑
噩之風列職東臺議論極忠嘉之益方師儒之虛席非老
成而易居莫如汝宜其為朕往惟京師首善之地而學校
賢士之關英俊並游道藝焉考法令完具皆朕制作之規

賢能實與資爾推行之力務稱圖任嗣有寵褒

給事中

朝廷號令政事無有大小咸得與聞可則審讀而推行否
則封駁而論列給事中之職也其任顧不重哉苟非其人
朕不輕付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操履端方智足以周事
物之情學足以知國家之體蚤膺識擢寢歷清華恬然靖
其休有譽處論思之職莫如汝宜夕拜瑣闥肆以命汝夫
與聞國論而得行其所知此固汝之所學而欲行之者也
無詭隨以避事無激訐以沽名惟既厥心務稱朕意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

西掖代言蔚士林之雅望東臺夕拜為儒者之至榮必資
俊偉之材克稱清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
識敏明器度宏遠夙富淵源之學發為典麗之文自結眷
知致身禁近論思獻納秉一節以周旋訓誥文章有三代
之風烈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用擢秀紫微陞華青瑱常
刑未允實資論駁之風號令具臧更賴審覈之力惟周密
足以盡贊襄之美惟公忠足以杜群枉之門往既乃心毋
煩予訓

中書舍人

官聯右省職在代言非特取其文章資修飾潤色之美實
使與聞政事有獻納論思之功必得其人乃稱茲選具官
某器識凝遠風度粹夷學足以知古人之心智足以周當
世之務蚤膺棟拔寔歷清華藹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
操比從給札試以贊書嘉其典麗之文克備坦明之制擢
參法從列職西臺惟三代之訓辭極灑噩之體而兩漢之
號令有溫雅之風往既乃心無愧于古副朕眷倚嗣有寵褒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

西臺列屬職峻地清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任
款稱茲選必惟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富淵源
之碩學挺瓌偉之宏材蘭省為郎久推雅望螭均載筆密

侍清光寢歷歲時休有譽處比從給札試以贊書嘉其典
麗之文克備坦明之制擢參稟從往代予言惟三代之文
章極灑噩之體而兩漢之號令有溫雅之稱當時服其訓
辭後世想其風烈朕甚慕此爾其勉之惟既厥心無愧于
古

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

御史府不置大夫則中丞實為之長總率臺屬董正朝綱
風憲之司耳目所寄厥任尤峻必惟其人具官其志操端
方器度凝遠有勁正之氣而不畏強禦有明敏之識而練
達事機蚤以明揚荐躋華要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

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蔽自朕志擢長南司聿資博
擊之材以肅紀綱之地朕方循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歆
百吏之得人致四方之風動爾其推明國是糾正官邪使
朋黨壞植而散群姦回心沮而膽落克稱中執法之任不
愧古司直之風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

侍御史除御史中丞

御史府不置大夫則中丞實為之長總率臺屬董正朝綱
風憲之司耳目之寄厥任尤峻必惟其人具官其趣操端
方器度凝遠有勁正之氣足以配昔人之賢有明敏之材
足以周當世之務頃由卿寺擢貳臺端屢陳忠讜之言助

子視聽之廣議論黻亮朋黨壞植而散群彈劾公方姦邪
心沮而膽落中立不倚直道無私不吐剛而茹柔期遏惡
而揚善蔽自朕志進長南司以明因任之方以肅紀綱之
地朕方循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欲廢官之得人俾四方
之風動爾其推明國是糾正官邪進思盡忠無憚大吏克
稱中執法之任不愧古司直之風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
無窮之聞

開封尹

京邑所都雅有浩穰之日輦轂之下必以彈壓為先肆求
偉材總治劇務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識端方器

廣闡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幾繇歷清華諳著風
績有嚴重之威足以震服豪右有寬厚之政足以牧養細
民蔽自朕心擢任天府夫四方之所聚會故多桀黠之民
百貨之所阜通故多爭鬪之訟爾其摘發姦伏裁剗劇煩
使桴鼓設而稀鳴囹圄空而不犯首善之地為萬邦之聳
瞻奏最之優致三輔之取法是為稱職則予汝嘉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使

中臺率屬參華八座之崇外屏分符宣風千里之遠出處
雖異倚任惟均眷予心膂之臣徃殿股肱之郡宜推異數
式寵其行具官某惇大裕和高明闡遠學洞古今之蘊智

周事物之幾頃被揀求徧歷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
納論思之忠擢長冬官茂著風績休有譽處恬然靖共遽
陳均逸之章祈遂偃藩之志顧東土之都會濱海嶽之奧
區民物阜蕃風俗渾厚慎擇厥守式圖爾居兼秘殿之華
資付全齊之重寄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政第功佇
聞課績之最往摠素蘊無煩訓辭

戶部侍郎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揚州兼淮南東路

鈐轄

曳裾持橐入聯侍從之班紆組分符出總蕃宣之寄中外
雖異倚任惟均眷予心膂之臣往殿股肱之郡宜推寵數

式遵其行具官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劭學博而守之以約
材全而用無不宜頃被明揚荐躋華要代言鳳閣有獻納
論思之忠貳政版曹得闔闢欵散之術有懷均逸力丐偃
藩眷淮海之奧區實東南之都會慎擇厥守式圖爾居陞
峻職於西清總重兵於一路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
政奏功佇聞課績之最往服朕命惟旣厥心

中書舍人除徽猷門待制知廬州

入持從橐出綰郡章雖中外之或殊顧眷禮之無間式頒
異數以寵其行具官某識度粹夷文辭敏妙頃由揀拔寔
歷清華屢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抗章請外願

試牧民其次對於西清以分符於南服承流宣化往慎撫
綏奏最第功佇觀報效勉思予訓益旣乃心

殿中監

王者極崇高而臨寶位作威福而享玉食備萬物之奉極
天下之養必有法式掌于有司故周建六卿列於天官之
屬唐分六尚綜以殿中之官肆朕纂承若稽古訓崇其班
秩以示褒優必惟其人乃稱茲選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
才識敏明席世胄之高華蔚搢紳之譽望踐歷滋久績效
可觀蔽自朕志擢司省省凡乘輿服御膳羞酒醴次舍器
用典于六局者咸總治之爾其慎率乃僚各共爾事夙夜

匪懈事予一人尚有寵褒以為汝勸

太常卿

列寺置卿奉常尤為高選凡祠祭禮文之事悉總治之職
要地清非他司比充是選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
器度凝遠博雅好古直諫多聞中外踐更靖共自好蔚有
譽望諒于搢紳蔽自朕心擢長寺事朕方觀會通以行典
禮整齊繁以事神示資爾欽承副予明恤賚相禮儀之事
討論郊廟之文徃率乃僚各修厥職以稱朕所以命爾之
意

宗正卿

朕纂紹丕圖敦睦九族以屬籍辨其世系以學校興其賢能職在宗正厥任重矣膺是選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趨操端亮雅有譽望藹于摺紳為郎省曹靖共有守擢貳卿寺風績著聞蔽自朕心進長寺事夫職清事簡而兼師儒之選亦汝之所歆也往既厥心務推朕所以教養之意使人自勸學底于有成則為稱職尚有寵褒

明堂頒政

帝者之世天道致祥堯曆象以授時舜璣衡以齊政萬邦作乂庶績咸凝朕纂紹丕圖稽古有作建合臺以觀象御明堂以頒常度幾與帝者同風必惟其人克任斯職具官

某性資端厚器度闊深學足以通古今之淵源識足以窺天人之精稜徊翔卿寺聞望彌休頒政之官肆以命汝夫提絜天地把握陰陽以御六氣之辨此固出於精神心術之妙至於推而行之無或爽忒俾四方萬里之遠遵承而弗違此則汝之職也往既乃心圖稱朕命

秘書監

朕藏天下之圖書以待討論之用聚天下之英俊以備校讎之官總治監事非清德老儒孰任茲選具官某博雅好古直諒多聞文足以為國華材足以周世務蚤被識拔寔歷清華恬然靖共休有譽慶蔽自朕志擢長芸臺夫左圖

右書而朝夕所與共處者皆英俊之游亦汝之所樂也往
究乃心以稱朕所以命汝之意

太僕卿

國容莫重於奉軍軍政必先於牧馬太僕之職車馬是司
駟乘輿以周旋掌閑廐之政令厥任尤重匪材不居具官
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踐揚滋久譽聞甚休蔽自朕心擢
長寺事往率乃屬其既厥心正于僕御之臣用非吉士辨
夫毛物之等使之阜蕃則予汝嘉是惟稱職

光祿卿

漢置光祿勳以班爵詔功而後世列于諸卿實掌膳羞酒
醴之政肇修官制因而不改克稱厥職必惟其人具官某
學問該明趨操端亮雅有譽望請于搢紳為郎省曹靖共
有守擢貳卿列風績著聞蔽自朕心進長寺事夫膳羞酒
醴所以供上帝百神之祀待賓客百官饗殮之奉厥任重
矣往盡乃心茲率厥常以副朕所以命汝之意

大府卿

周建九府而大府之職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入而以
式法頒之稽古置卿委任甚重克稱厥職必惟其人具官
某資識敏明器度宏博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
總寺事夫財用之所出納物夥事叢則姦弊易乘以起往

盡乃心必謹察而明辨之以稱朕命汝之意

司農卿

國家轉漕東南以給中都周知其數職在大農非材力敏強克辨大計曷任茲選具官某學問該洽智術自將為郎省曹休有譽處奉使外服風績流聞蔽自朕心擢總寺事夫出納歛散雖有常式均調盈虛亦惟其人往既乃心以裕邦計使倉廩充實而賦必以時則為稱職尚有寵褒

大理卿

廷尉天下之平也邦憲是司民命所寄厥任甚重必惟其人具官某起自法家克著顯譽有明敏之材足以折獄有審克之智足以決疑蔽自朕志命爾作士夫昔之所是疏為律今之所是著為令訊鞠論報掠治傳爰憲章具存資爾推舉惟察惟法必慎必清體朕好生期于弼教昔張釋之為廷尉而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而民自以不寃往既乃心無俾專美則朕以懌爾亦有辭

鴻臚卿

朕正朝儀以轉群辟享賓禮以懷遠人職在鴻臚掌其政令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敏明問學該洽揚歷滋久譽望彌休蔽自朕心擢長寺事夫四方之賓客與異域之蠻夷貢覲以時道里修遠宜厚綏懷之意以旌來享

之誠往率乃僚無替朕命

都水使者

王者體國之制水政為先邦計賴轉輸之功民事資灌溉之利固隄防以虞決溢濬畎澮以底䟽通政令具存水衡是職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踐歷滋久譽望彌休蔽自朕心擢總監事䟽觀物理水不異於趨卑遠績禹功智必行於勿鑿往率乃屬明聽朕言佇觀厥成嗣有褒寵

軍器監

王者除戎器以戒不虞甲冑干櫓捍患以完固為先弓矢戈矛討敵以犀利為貴藏在庫有司時出而繕修之總其職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強明材術夙敏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材有美工有巧而器械之制咸有法式具存憲章往修厥官以稱朕所以命爾之意

少府監

少府置監典治尚方備物制器以供御宸極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雅有譽聞藹于播紳蔽自朕志擢總監事夫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朕甚嘉之往既乃心物勒工名必考其成以副朕所

以命爾之意

將作監

王者體國凡宮室門闈高下廣狹之制皆有法式掌于有司大匠之職是總營造厥任甚重必惟其人具官其資識詳明材術膚敏楊歷寢久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矧於曲藝巧者精之往若予工使盡其巧而依於法是為稱職嗣有寵褒

邵武縣縣丞吳興陸讓同刊

御者 李軒同校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九畢

李忠定公祠堂祭田記 附

宋丞相忠定李公柄國于南渡之初然得行其志之日少矣至今天下誦其功服其正者何也義利明而三綱立也春秋之義莫大於華夷之防而况君父之讐乎莫嚴於君臣之分而况僭逆之賊乎公在當時論國是必曰復讐論修政必曰誅僭逆此恢復第一義也視諸葛武侯明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之心豈異哉夫三綱者萬世公共之大經非一時一人之私也公適身任其責主張維持惟恐或墜此天下後世所以不忘乎公也歟正德乙亥巡按御史張君景陽拜謁祠下顧灑掃之

弗謹以贖金若干命邵武知縣蕭泮致飾焉已而泮請於守焉君浩曰古有圭田示有專敬卿大夫家且然况公為一郡之通祀乎而俎豆之實取其臨時非所以虔事也盍轉請以餘金置祭田于祠葛君躓其言各益以已俸適張君以憂去未果行御史胡君文靜繼至遂主其議復相與規措買田五十畝付公之孫太學生紹芳郡學生廷瑞掌之歲計其入為有司之常祭其贏也則以為子孫之常祭非敢瀆也廣親親之義也洪惟

國朝

列聖相承表公之忠以風示天下而群臣將順

休德有加無已既有祠矣復請祭既有祭矣復置田志同謀協如出一人蓋禮惡其不備也不必已享事實其有勸也不必已功君子崇祀之心如是而已以是心而施於政公豈有弗享者哉於乎後之欲象忠者視斯祠欲教敬者視斯祭時

正德丙子秋八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

國史編修泰和王思撰

邵武縣知縣泰和蕭泮立石

李忠定公祠堂祭田記附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後序

自古扶傾已亂非得剛貞忠亮之臣無
足以弘濟艱難而奠安國勢夫翊贊太
平易爲功而遏絕酷亂難乎爲力魏鄭
公曰願爲良臣毋爲忠臣夫以孔明基
鼎足之勢君臣輯睦志則可爲也仁傑

樹挾日之功奸后陰詭誠猶可動也李忠定公伯紀靖康建炎之際殆又甚難者宋文治百七十年陽德弗剛郡邪交扇朋黨倡而正人空宣和大水公以起居郎極論消弭左官監當嗚呼謂小臣獨憂天下事哉竟之金人入寇公決

兼內禪獨任城守力戰而却金兵而罷命下矣公再留金兵引去京師解嚴公獨以再至爲憂力邀擊備禦至計而宣撫命又下矣繼罷命又下安置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未至而京城失守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脩攘任宗澤

張所傳亮爲必守中原之計而罷命又
下安置命又連下高宗遂如揚州奔鎮
江如臨安竟之航海如旋風飄梗益震
以搖嗚呼元夫鮮人爲國倚命者也金
至公相相則守金退公罷罷則不守夫
使始而不罷二帝不北狩再而不罷高

宗不南遷最後宣撫雖徵罷命尋下宋
終不競而王業偏安至革命而後已嗚
呼謂獨繫安危有公爲烈者哉公孤忠
大節血誠危論動天地泣鬼神日月爲
之無光至今讀之猶嚼齒填膺一字一
淚當時和議誤國者何情哉是集故有

福國正獻公徽國文公先生之序侍御
胡君士寧祖尚風烈復梓以傳後僭序
所不究用于公者致餘臆焉嗚呼無亦
數然耶歲正德丙子冬孟三日莆晚學
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跋李忠定公奏議後

文靜頃讀陳少陽上宋欽宗書嘗三
復其辭而哀之其稱社稷之主之臣
之賊豈不韙哉丞相隴西公自爲起
居郎首抗大議迨稍柄用身繫國命
忠烈之槩揭翼天日當時衣冠之衽

未遽左犬羊之群未遽逞非公孰為
之然遭溺壬狡若反覆手世且依依
然冀一試其畧以報九廟之靈而雪
二聖之耻卒之大事既去而身享純
臣之名雖然豈公初志哉或曰宋造
餘二百年三更狄難寇范諸賢能收

景德康定之績而靖康建炎紹興之
際公暨宗忠簡岳武穆張忠獻固濟
否之才反正之會也顧屈策焉何邪
易叙開國承家戒用人焉後有弔宋
墟者知非士之罪也夫文靜幸遊公
之鄉而拜于祠下歸常祭之田五十

畝搜掇遺文凡若干卷命伐梓行之
欽明德爾或曰可以勸已殆非所敢
專

正德十一年丙子十月望日奉

命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山陰胡文靜

頓首謹跋

